



岑凯伦

幸福住家

太太丁，沙率。也不真回，

幸福花

童育模

。瞻翠丁——从文景馆藏一奇家宝以夫西班

1 瞻太太丁，来本，主学婚半一学大景，安CI，瞻翠丁
下婚貌，二女恩志景尚赴派嫁，主因平一婚到脂鼓室条景思
下婚貌，向婚到脂鼓室条景思，主因平一婚到脂鼓室条景思
下婚貌，向婚到脂鼓室条景思，主因平一婚到脂鼓室条景思

你有没有看过幸福花？假如你到过非洲，也许你会见过，那是有大片花瓣的小花，有点象丁香，最特别的地方，是两片花瓣都有不同的颜色，白，红，浅紫，橙，奶黄和粉红，它还会发出一些淡淡的，轻轻的，清清的香味。

非洲土人，喜欢用这种小花串成花环，送给新娘子，听说，它能带给人健康、快乐、好运，因此，非洲土人称之为幸福花。

幸福花屋是专卖幸福花的，也许幸福花真的能带来好运，因此，丁太太就凭着幸福花屋赚了一点钱。这几年间，她由独自经营，转变为有资格聘请两名售货员，和一个开车送花的男工。

丁太太是一个接近40岁的中年女人，年纪已经不小，可是，从她的面貌，仍可以捕捉一些将逝欲留的艳影。谁也看得出，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儿。

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可是，仍然有不少中年男子，匍匐下称臣。可惜，名花有主。

留学法国的画家，很有才气，可是却缺乏平的人心。于是，他不单只

色相。

每月，花在油画布上的钱，可真不少。幸好，丁太太财有道。

把两夫妇连系在一起的是女儿——丁翠湖。

丁翠湖，19岁，是大学一年级学生，本来，丁太太的意思是希望她能够做一个医生。救死扶伤是志愿之二，赚钱才是第一目标，可惜，翠湖每次见血都有晕眩的倾向，她胆子小，医生做不成。丁雅图认为女儿极有艺术气质，极力怂恿她到巴黎留学，这一主意，遭到丁太太权威性的反对，因为女儿就算不能赚大钱，可也不能尽花钱啊。做生意的人，都有计数的天才。

终于，丁翠湖选了外文系，她除了主修英文与法文，还选修拉丁文，俄文，日文……小雅图很满意，丁太太颇为满意，她认为翠湖有一天可能会在联合国耀武扬威。

在丁雅图夫妇的眼中，女儿不单只是掌上明珠，而且，也是心肝宝贝。翠湖虽然是独生女，又得到父母的宠爱，可是，她并没有半点娇娇女的傲气，既不刁蛮，也不任性。通情达理之外，还加上女性的温柔。

不过，她也有坚毅倔强的一面，这是连她的父母也不知道的。

丁翠湖并不太漂亮，却长得较匀称。孩子脸上，永远挂着笑容，她样子很甜，最突出的，还是那双又圆又大，黑而分明的眼睛。

这天，她刚下课，拿着书，穿着浅蓝的步伐，来到幸福步屋。

“来帮帮你！”她微笑放下书来。

“这儿有小莲、咪咪、亚祥做我的助手。”丁太太严肃地说：“你应该专心读书！”

“下午我没有课，闲着。”

“那末找朋友去看电影，逛街。翠湖，你已经19岁了，你应该多交朋友。”

“妈！”她垂下头：“你认为我已19岁了，仍然没有男朋友，有点不正常？”

“你不是没有人喜欢，是你不肯接近他们，陆太太的儿子，古小姐的弟弟，他们都很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我19岁已经生了你。”

“妈，”翠湖转了话题：“前街的商店大减价，那儿的東西很美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”

“美施公司大减价？难得哦！我真想去买几件衣服给你！”

翠湖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“要做生意啊！我怎能说去就去？”

“我可以替你，又不是第一次，那些顾客对我都很满意。”

丁太太想一想，终于说：“我先打一个电话，看看陆太太有没有空。”

只一会，丁太太笑着回来：“陆太太是个购买狂，一听见大减价，就巴不得飞过来。”

翠湖坐在丁太太办公桌旁，看看收银机说：“妈，放心去吧！我一定会令它增加进帐的！”

20分钟后，陆太太的德国大房车停在花屋的门前，丁太

太拍了拍女儿的脸，去了。

4点钟 Tea time。咪咪问翠湖要不要吃一片蛋糕或者喝一杯咖啡？

“不，谢谢，我来的时候刚吃了午餐，你和小莲多休息一会吧！这儿有我。”

咪咪和小莲笑嘻嘻的走进后面的休息室吃下午茶去了！

花屋的生意是有时间性的。早上最忙，中午有点生意，3点至5点最清闲，5点后，那些太太小姐吃完下午茶会来买点花回家，一直到6点，生意会渐渐疏淡。

于是，7点钟关门大吉。

翠湖看着那些多彩多姿的幸福花，再看那冷冷的玻璃门，现在还有谁来？

她拿起一本法国历史，看着，看着，正看得津津有味之际，突然有人轻轻敲响桌上的玻璃。

她惊觉地放下书本，站立起来。

她抬头，眼前一亮，她看见一个很英俊的青年——他，皮肤白中透红，高鼻子，白色红润的厚嘴唇，一头深棕色贴服而微曲的头发，不短也不太长。他最吸引人的，是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，眼珠子是蓝色的，他高大而强壮，象一个有特殊美的混血儿。

他真的很俊，很俏，她迷住了！

这就是神话中的白马王子吗？对！他穿了名贵的“尼丝”白衬衣，白长裤，白皮鞋，他好俊朗，好轩昂，好迷人！

“嗨！”他不耐烦地叫着。

“噢！”她如梦初醒，显得手足无措。

“What can I do for you, sir?”翠湖用英语对他说。

“请问丁太太在吗？”

“你……会说中国话？”

“我是中国人，为什么不会说中国话？”他昂首说，样子很骄傲，“我要见丁太太。”

“她有事出去了，找她有事吗？”

“你是新来的售货员？”他打量她一下：“我要买花，50打。”

“你是说，要50枝幸福花？”

“不，是50打。一共600枝。”

“600枝？”翠湖感到心神不属，她怪责自己为什么竟变成糊涂蛋，“先生，幸福花每枝3元，一打是36。50打要1800元。”

他深锁双眉。

翠湖怕他不高兴，又加以解释：“花是由外国新鲜空运而来的，而且，花的生产量不很多，因此……”

“你怕我付不起钱。”他掏出一本支票簿，填上字，撕下一张交给翠湖。

“2000元？先生，1800元就够了！”

“余下的200元是我付给你的服务费。”他冷哼着，“想不到吧？”

“先生，我……”

“这是我的地址，准6时送到。”他写下一张纸，放在收银机旁，然后昂然离开幸福花屋。

翠湖直看着两扇玻璃门发呆。

这一个男子多骄傲？他甚至不肯留下来多看她一眼。

咪咪和小莲吃完了下午茶走出来，看见翠湖呆站着，小莲问：“翠湖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，刚做了2000元生意。”翠湖脸上莫名其妙的红起来：“要送货，亚祥呢？”

“早上他忙了半天，下午他有事，请假去了！”咪咪有点担忧：“怎么办？只有丁太太和亚祥会开车，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出去了。客人有没有指定时间，要送到哪儿？”

“山顶道，山景别墅。”

“还要过海？路那么远？我们去找丁太太回来好不好？”

“往那儿找？她们可能去吃茶，可能去逛别家公司。而那位先生，说明准6时送到。”

“时间也差不多了！”小莲看了看手表：“山景别墅的赵夫人是我们老主顾，不能怠慢。”

“由我送去吧！”翠湖在翻车匙：“两位请帮忙我把花束好，一打打的放在小货车上好吗？”

“翠湖，你刚领车牌，要小心驾驶。”

“我不会大意，咪咪，拜托你，等妈妈回来，跟她说一声！”

“真对不起，翠湖，我们两个都不会开车，要劳动你，真不好意思……”

丁翠湖把汽车开进山景别墅，有钱人家的房子，都美得象皇宫。

两个佣人帮忙翠湖把花拿进客厅，客厅的入口处，有一张云石桌子，桌上有一个大银盘，盘里放了一把花剪（专剪花枝的剪刀），旁边还有一双很精致的藤篮。藤篮的四周挂着一些颜色鲜艳的丝绒花。

“少爷吩咐过，请你把600朵花剪成同一长度，大约是3

时长。”一名男仆说。

“全都要剪？”

“是的，麻烦你！”

翠湖点一下头，默然无语地工作，眼看快要把花全部剪好，那位傲慢的少爷走出来，他看了看花篮里的花说：“很整齐，不长不短。”

她瞧他浅浅一笑，继续工作。

他把100元拿出来，交给翠湖。

“不，不要给我钱！”

“是否嫌太小。”他又拿多100元。

“我不要你的钱！”她抹干手，“并不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酬劳的。我工作完了，满意吗？”

“很好！我会告诉丁太太，她请了一个很好的职员。”他似乎友善了。

“谢谢！再见！”她刚转身，突然有人叫她：“翠湖，丁翠湖。”

翠湖回过头去，看见楼梯的中央，站着她的女同学赵天凤。

赵天凤跑下楼梯，翠湖也迎上去，翠湖问她：“你也来了？天凤？”

赵天凤说：“这是我的家呀！怎么？你不是找我的吗？”

“我是来送花！那位少爷在我们店子里买了50打花。”

“什么？哥哥。”她走过去，“你竟然要翠湖亲自送花来？”

“她不是幸福花屋的售货员？”他也愕然，“你们还认识？”

“当然认识！她是我的同学，我认识她快一年，还有，她不是什么售货员，她是幸福花屋的女小开。”

“丁小姐，可以原谅我吗？”他伸出了手。

她毫不考虑的把小手伸进他的掌中：“你始终是我们的顾客！”

“但你是我妹妹朋友，我对你太无礼了！”

“我绝对不会介意的。天凤，我走了！”

“走？我几次请你到我家里来都不肯，你今天来了，我非要你参加我哥哥的餐舞会不可。”

“餐舞会？”翠湖低头看身上的便服：“我这样子，行吗？”

“你是担心没穿晚礼服？那容易呀！我做了好几件新衣，你喜欢那一件，就穿那一件，反正我们的身材差不多。”

“欢迎你参加我的舞会！”他更友善了。

照道理，翠湖是可以拒绝的，因为，她向来不喜欢交际应酬，可是，反常地，她竟然乖乖地跟赵天凤到楼上。

天凤把她带上卧室，那是一间粉红色的房间：装饰豪华，洋化，充满女性气息与幽香，翠湖踏着粉红色的地毯，她小心地，害怕把地毯弄污了！

天凤打开壁橱，琳琅满目，彩色缤纷的时装，翠湖看得眼睛都花了！

“这几件都是新缝的。”天凤翻着衣服：“你比我高一点点，唔！这件粉红色的怎样？还有一双高跟鞋，和衣服同一料子的。”

“太名贵了，天凤，而且还是你的新衣。”

“别咕咕囔囔的象个老太婆，就选这一件。”天凤把衣服拿出来：“我替你化妆好不好，搽点粉，会令你更好看。怎样？不肯？……”

“我早就知道你会拒绝，你天生丽质嘛！”

“别让人家听见了笑掉大牙！我根本就比不上你！”翠湖说。

“我好看？哥哥才好看！你知道他象谁？”

“你的妈妈。”

“不，我才象妈妈，哥哥象外婆，外婆是位苏州美人，好看看到不得了。”

“怪不得，我第一次看见他，还以为他是混血儿呢？你知道我有多狼狈？”

“连我妈妈都说哥哥象混血儿。他很迷人，是不是？”

翠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：“怎么没听你提起过你有一个哥哥。”

“你一向不喜欢问别人的家事，况且他由英国回来才几个月。”天凤开始化妆：“以前我们是好兄妹，现在，我们生疏多了！”

“是不是因为他去了英国？”

“那是原因之一，最重要的，他似乎不再关心我，你知道吗？他由英国回来4个月，我只见过他5次。”

“他很忙？”翠湖在屏风后换了晚装走出来：“年纪大了，自然各忙各的，见面的时间自然少，你应该体谅！”

“你知道他在忙什么？”

翠湖摇一下头。

“等会儿你就明白了！”天凤转过身来，她欣赏着：“很漂亮嘛！”

“是你的赐予！”翠湖谦虚的说：“佐治会来吗？”

“他胆敢不来吗？”天凤翘一下嘴唇，她对男朋友，凶得很。

天凤穿火红晚礼服，和翠湖拖手跑下楼梯。

“欢迎两位美人儿！”他迎上前，已换上深紫色的晚服，浅紫衬衣，金线蝴蝶结。

他更风度翩翩，惹人好感。

客人逐渐增加，天凤被迫扔下翠湖。

翠湖躲在一角，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他。

翠湖是个较为内向的女孩子。内向的女孩，大都喜欢幻想。翠湖就是一个乐于织梦的人。在她的梦里，曾经有那么一个男孩子，英俊，高大，深情。他是吗？他就是吗？

他是的！在短短时间里他已活进她的心坎。

在暗中观察他的时候，她发觉了另一件事。

每一个来宾，都交给他一份礼物。

为什么不交给天凤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

她想着，天凤带了个很洋化的男孩子过来。

“翠湖。”天凤拍了那男孩子一下，“他现在才来，该不该罚他？”

“天凤，我的跑车拿去修理，你是知道的。”男孩子非常焦急，忙不住地解释。

“你家里就只有那么一辆汽车？”天凤冷哼一声问：“翠湖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我……”翠湖看了看天凤，又看了看佐治——他是大学电机系4年级男生。

“我就是等司机来送我来才迟到的。”

“天凤，佐治又不是故意迟到，既然他有理由，原谅他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非要道歉不可！”

“天凤，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！”

“不，不，没那么便宜，鞠躬！”

佐治果然把腰弯得低低的，天凤可乐了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“天凤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”

翠湖把天凤拉过一边，翠湖问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送礼物给你哥哥？”

“今天是他25岁的生日啊！”

“糟糕，我连礼物也没有买。”

“礼物我已经代你送了，你不必介意。”

“是什么礼物？”

“一条领带。本来准备送给佐治的，现在被征用了，算他倒霉！”

“我还你钱！”

“还什么钱？又不是买了十万九千七。”

“天凤，你待我太好了……”

“别婆妈嘛！只要你以后把我当朋友就是了，我不喜欢你对人冷冰冰。”

“和你们这些千金小姐来往，感到自卑。”

“我们有什么了不起？还不是两只眼睛，一个鼻子？”天凤指指点点：“佐治，请替我们拿两杯鸡尾酒过来。”

“遵命！小姐。”

翠湖看着佐治的背影，正要说话，突然，天凤叫了起来：“瞧！”

翠湖转身面向客厅的入口处，她看见一个非常、非常冶

艳的女郎站在那儿。女郎披散着的黑发象一匹瀑布，她那美好迷人的身体上，穿了一件露背低胸的黑色晚礼服，那小纤腰处，有一个菱形钻石扣，闪闪亮亮，十分好看。

翠湖瞧着她那梦一般的眼睛问天凤：“这女孩子好漂亮，她是电影明星吗？”

“别让她听见你这样说，她凶起来会打人。别瞧她娇慵无力的样子，其实她刁蛮得要死。”

“你好象不大喜欢她。”

“我有理由喜欢她吗？嘿！她竟然对着佐治说我不会穿衣服，说我土，说我不够型。”天凤气呼呼：“我第一次和她见面，就跟她吵，如果不是爸爸袒护她，我早就揍她一顿。”

“她到底是谁？”

“史芝芝。父亲是个银行家。”

“原来是个千金小姐，怪不得那样高贵。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……”

话还未了，翠湖看见赵天龙奔上前欢迎她，他揽着她的腰。她吻一下天龙的脸颊，把手中的礼物交给他，两个人有说有笑。

天龙拖着她的手，把她带到花篮的前面，她翻着，把其中3朵幸福花拿出来，天龙小心翼翼地，替她把花插在鬓上。然后吻一下她。

芝芝更明艳照人，她挽着天龙的手，甜甜的，可真是人见人爱。

“她……是你哥哥的女朋友？”她轻声问。

“芝芝是我哥哥的爱人，谁都知道的。”天凤说：“其实哥哥由英国回来才认识她，她一看见哥哥就缠上了，现在哥哥

已经给她迷死啦！想想她快要做我的嫂嫂，我心里就气。”

“他们是很相配的一对！”她黯然说。

“只有你和爸爸才会说她们相配。”

“你爸爸也喜欢她？”

“当然喜欢。史伯伯和爸爸是好朋友，赵史两家通婚，是他们最大的心愿。”

好象有一把小锤子，捶在翠湖的心上，她的心碎了，她的美梦也碎了！

她脚步有点轻浮，她极力用手扶住墙。

“翠湖，怎么了？你面如死灰，不舒服？”

“没什么！”翠湖拂一下头发，笑了笑：“也许我肚子有点饿。”

“快吃晚餐了。”天凤发命令：“佐治，替翠湖拿两片三明治。”

佐治走开，天龙和芝芝却走过来。芝芝一手挽着天龙的手臂，另一只手握着酒杯。

“嗨！天凤。你怎么又穿红色衣服？我不是说过，你穿白色和黄色的衣服才好看吗？”

“象我这种土头土脑的人，最适合穿红色。”天凤鼻尖朝天，眼看天花板。

“这位小姐是……”芝芝打量翠湖。

“她是我的好朋友丁翠湖小姐。”

“噢！丁小姐，你好吗？”她仪态万千地笑一下：“你本来很清秀，可惜你不会穿衣服，粉红色是最俗气的，它把你的秀气遮盖了。”

“喂！史芝芝。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不能侮辱我的朋

友!”

“侮辱?天凤,你说到那里去了!我只是想帮助你们。善意的批评也算是侮辱?”

天龙立刻替芝芝说好话:“芝芝口快心直,最没有心计,她也常常批评我。”

“她批评你可以。但她无权批评我们。”天凤毫不放松:“你是她的男友,活该你受罪。史芝芝,我警告你,下次你再惹我,我可不客气了!”

“天龙!”芝芝靠着他撒娇:“我早就说过你妹妹对我有成见,你又不信!”

“天凤!”天龙眉心一皱:“以后你跟芝芝说话,可要客气些。”

“装模作样,不要脸!”天凤低哼着。

“天凤,你……”天龙想骂,又骂不出口,对自己唯一的妹妹,总有点偏爱。

“天龙,你看嘛!”芝芝委屈屈:“我平时老是赞你妹妹,想不到她竟然仇视我!”

“哼!”天凤拉起翠湖,另一只手向佐治一招:“来!吃晚餐去。”

“天龙!你好偏心……”

翠湖拿着碟子,要了一些鸡沙律,叉了一块炸猪排,呆在那儿。

“翠湖!你干吗吃那么少?”

“胃口不好!”

“是不是为芝芝生气?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我心里，我算他不会老动。”翠湖柔声劝她：“天凤，史小姐她是你家媳妇，二十家人应该和和气气。”

“她嫁进我们家也不该理她。”

翠湖说：“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，难得见了面，也不打招呼？”

“她嫁进我们家，我不会嫁出去？我看她撒娇就恶心，哥哥真笨，竟然还理她！”

“天凤，你又在骂谁？”一个四五十岁，穿套装旗袍的女人走过来。

“妈咪！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的同学丁翠湖，丁太太的女儿。”

翠湖连忙放下碟子恭敬地弯腰：“伯母！”

“是丁小姐！”赵夫人送她一个慈祥的笑容：“丁太太是我的老师。我跟她学插花，学了半年。天凤，丁小姐以前好象没有来过。”

“她呀，是三步不出闺门。今天要不是她送花来，我们才请不到她呢？”天凤说：“她就只会读书，没兴趣交朋友。”

“勤学的孩子，一定是个好孩子。天凤，你要向丁小姐学习。丁小姐以后多来玩？我很高兴天凤跟你交朋友。”

“谢谢伯母！”

“吃晚餐！别客气。”赵夫人拉一下翠湖的手，看样子，她很喜欢翠湖。

“喂！”天凤看着母亲的背影说：“要是芝芝看见妈咪对你这样好，她准会妒忌死！”

“伯母对史小姐怎样？不喜欢她？”

“妈咪根本不喜欢芝芝那类型的人，妈咪喜欢文静温柔

的女孩子，象你！”天凤摊一摊手：“不过，没办法，她斗不过爸爸和哥哥，她注定了要受气。妈咪不是芝芝的对手。”

晚餐后，舞会开始，那队由7人组成的“园丁”乐队，是天凤请回来的，主音歌手——潘烈，曾经是她的男朋友。天凤迫佐治请翠湖跳舞，翠湖焦急地推辞。一方面，她厌倦活动；另一方面，她心情非常恶劣。她只希望能静静地躲在一角。

偷偷观察天龙，仍然是她最大的兴趣，虽然，他已经有了芝芝。对了，天龙在哪儿？她把头转左转右到处找，终于，她看到了，天龙正在和芝芝面贴着面翩翩起舞。

天龙在她耳边细语，芝芝在他怀中娇笑。在他们的眼中，这个世界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
芝芝多么幸福？翠湖轻摇着头感叹。天凤一直在旁边注视她，觉得很怪，便用手推了推她说：“翠湖，你呆看什么？和佐治跳舞呀！”

“我不想跳，让我静一会，好吗？”她轻声问，她的温柔，令你不忍心对她说：不！

“好吧！下一个舞你和佐治跳。”天凤拉了佐治出去。留下翠湖独自一人。

她悄悄溜出露台，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。这时候，她的心境似乎平静下来。

不再想天龙了，能不再想吗？她从来没有恋爱过，但是，她已经开始尝试失恋的滋味！

“小姐，我可否请你跳一个舞？”

翠湖回转头，看见一张诚恳的脸。他，当然比不上天龙，其实，这个世界里，根本没有人比天龙更英俊，但是，他实